

现代通俗小说

魍魎世界

张恨水 著

魍魎世界





876

现代通俗小说

魍魉世界

张恨水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1.4



〔津〕新登字(90)007号

封面设计: 余 沙

责任编辑: 中文铸

烟 草 世 界

张恨水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4号)

北京大兴包头管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7.75 插页2 字数323000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1993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0 1—2300

ISBN 7-5308-1208-2/I·1100

筒装本 定价 18.70元

出版说明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曾盛极一时，涌现出一批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许多名著，当时即改编为电影和剧本，在群众中颇有影响。

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有爱情小说，掌故小说，怪诞小说，滑稽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等等。大都以细腻笔触揭露了豪华堕落的上层社会的种种丑闻轶事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腐败，同时也刻画了下层社会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当然，这些作品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堕落，揭露得不够深刻，对那些色情凶杀、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的社会劣迹，抨击得不够有力，但它确是黑暗社会阴霆角落的一个缩影，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早已消逝的旧中国形象。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新文学浩瀚的长长画廊中，也应为它留下一块小小的位置，使读者从中增长见识，一开眼界。

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的缘起。

这些作品大都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和“传奇”特色。故事曲折离奇，情节生动感人，悬念引人入胜。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幽默的夸张。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免不了掺杂一些程度不同的糟粕和粗俗。尽管如此，批判地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些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和失误，对繁荣和发展当代通俗小说是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很多的。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失散较多。现已搜集到的都是名家的代表作，除少数几部作品外，大都为解放后第一次整理再版。

这些作品大都是章回体白话小说，既无标点，也不分段，且原稿笔误讹错甚多。现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校正讹错后，将陆续出版。编者孤陋寡闻，水平有限，若有不当，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7月

目 次

第 一 章	心理学博士所不解	I
第 二 章	逞	36
第 三 章	穷则变	19
第 四 章	无力出力无线出钱	72
第 五 章	两种疏散	98
第 六 章	一餐之间	122
第 七 章	马无夜草不肥	153
第 八 章	好景不长	177
第 九 章	另一世界	198
第 十 章	意外	219
第 十 一 章	换球门	240
第 十 二 章	飞来的	270
第 十 三 章	洗脑	294
第 十 四 章	对比	316
第 十 五 章	叫你认得钱	341
第 十 六 章	共命维新	369
第 十 七 章	变则通	378
第 十 八 章	一场风波	405
第 十 九 章	还是我吗?	424

第二十章	抬轿者坐轿	448
第二十一章	开包祸	467
第二十二章	旧情难续	488
第二十三章	众与俗	515
第二十四章	人比人	538
第二十五章	爱憎之理	560
第二十六章	依	583
第二十七章	无题	604
第二十八章	天外归客	629
第二十九章	钱魔	650
第三十章	迷魂阵	688
第三十一章	雄鸡捕蝉	714
第三十二章	一方之强	739
第三十三章	四才子	766
第三十四章	速战速决	787
第三十五章	探险去	822
第三十六章	黄鹄	849

第一章

心理学博士所不解

本书开场的時候，正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集会散场的时候。天空集结着第三天的浓雾，兀自未晴，整个山城罩在漆黑一团的气氛里面。不过是下午三点钟，电灯已经发亮了。老远看那石柱上的灯泡，呈着橘红色的光芒，在黑暗里挣扎出来。灯光四周，雾气映成黄色，由那灯光下照见一座半西式的大门里，吐出成群的人。门边小广场上，停着两辆汽车和四五乘藤轿。其中有一乘藤轿，椅座特别宽大，倒象乘凉坐的。轿杠有碗口粗，将蓝布缠了，杠头上缠着白布，相当精致。三个健壮的汉子，各人的对襟褂子敞开胸前一排钮扣，盘腿坐在地面的石头上，都望着大门里吐出来的人群，看看其中有他们的主人没有。

他们的主人，是极容易发现的，身体长可四尺六七，重墩至少有二百磅。长圆的脸，下巴微光，这也就显得他的两腮格外凸出。在他脸颊上，也微泛出一线红晕。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眼镜相当的小，和他那大面孔配合起来，是不怎么调和的。他穿着一套粗呢中山服，左

肋夹了一只大皮包，右手拿着手杖，口里得了大半截土雪茄，在人群后面，缓步的走了出来。

轿夫看到他出来，立刻站起。前面的人蹲在地上，肩扛着轿杠，横档后面的人，将轿杠扶起，站着放在肩上。另一个人站在轿边。主人惨然的坐上轿子，旁边那人两手捧着轿杠，让前面的轿夫伸直了腰。于是轿子四平八稳的放在两个轿夫肩上，立刻抬了走。轿夫照例是不开方步的，尽可能的快走，因为有个不走路的压着呢。剩下的一个轿夫，跟在轿子后面跑。他第一轮该换抬后杠的下来，他两下抄起轿杠，肩膀伸入了杠底。原来抬着后杠的轿夫，趁此身子向下一蹲，离开了轿杠，喘着气，也在“轿子”边上跑，在裤带上扯下粗布手巾，擦着胸脯和颈子上的汗。他一面擦，还是一面跑。他听到抬前杠的，也在喘气，正和轿上的人解声相应和，因为主人已被均匀的颠簸弄得睡熟了。于是这原来抬后面的人伸入座前轿杠，换下抬前面的人来。这三个轿夫，出着汗，喘着气，这样交替轮换，终于把主人抬到了目的地。

轿子一停，轿上的人自然地睁开了眼。那面一座巍峨的洋楼，代表着这里主人翁的身份，足以驱逐他的睡魔。他下了轿子，站着定了一定神，先把衣襟牵上两拳，然后从从容容走到大门前而去。左边一间门房，敞开了门，正有两位穿西服夹皮包的人，在和传达办交涉。这新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等上一等。等那两位西装朋友走开了，这位先生才含笑走了进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向那

传达点了点头道：“请见陆先生。”说毕，把名片递过去。

那传达和他一般，穿了青呢短装，但态度比他傲慢得多。左手夹了一枝烟卷放在嘴角里吸，右手接过名片来斜了眼睛看。见上面印的官衔，是×国××大学心理学博士，××会研究委员，姓名是西门德，字子仁，副籍是河北，并着主人同乡。便将名片随便向桌上一扔，爱理不理的道：“今天公馆里请客，这时候没有工夫会客。”西门德道：“是陆先生写了信，约我今天这时候来谈话的，并非我要来求见，我早料着有困难，信也带来了。”说着在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这传达自然认得是公馆里发出去的信，接过来抽出信笺来看，见第一句称着，“子仁先生雅鉴”，后面有主人鉴的字：“陆神洲”，不用看信里说的是什么事了，可见西门德是赴约而来。便依旧将信交还了他，脸上带了半分和气的样子，点了点头道：“请随我来。”于是他拿了那张名片在前面引路，西门德跟在他后面，走上了一层楼，到一个会客室里等着。

这会客室不怎么大，中间两张大餐桌摆起来，面对面的放了椅凳，等着来宾。这里已有七八位客人坐满，低声谈话，并无茶水，更没有烟。桌子两头各放了一只烧料瓶子，中间插着一丛鲜花，大概这就算是款待客人的东西了。西门德看看这些来宾中，却没有一个熟人，只好在桌子尽头一张椅子「网网地坐下。坐到十分钟之后，感到有点无聊，抬头见墙上悬有四张地图，就反背了两手，向地

图上查阅地名消遣。看了一阵，也没有什么兴趣，依然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去。这时，门口来了个听差，举着名片问了一声：“哪位是何先生？”一位穿着漂亮西装的朋友，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立刻抢着站起来说了一声“有”，他可转头来向另一个西装朋友道：“倒不想第一个传见的就是我！”于是笑嘻嘻地跟着那个听差去了。西门德看了，不由得微微一笑。坐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对他这一笑，有相当的了解，也跟着一笑。接着低声道：“陆先生见客，倒无所谓先后。”西门德借了这个机会，开始向那人接谈，因道：“听说今天陆先生请客？”那人道：“陆先生请客，那倒不敢说见客。记得民国十六七年北伐之后，有些要人每天有三样事忙得头疼，乃是开会忙，见客忙，吃饭忙。”西门德道：“虽然抗战多年了，有些人还是这样。”

这问题引起了在这里等候传见的人一种兴趣，正要跟着这话头谈下去，却见一个穿西装的朋友走了进来，有两个人称他仰秘书，都站了起来。自然这种打搅要人的话，也就不能继续再谈。仰秘书向在屋子里的人看着，西门德含着笑向他点了个头，意思是要和他说什么。恰好他已找着一位在座的人谈话，不曾看见。西门德揩袖着轻轻咳嗽了两声，依然坐下。

仰秘书和那人挨了椅子坐着，头就头的谈了一阵，然后站起来拍着那人肩膀，笑道：“好，不成问题，就是这样，我替你办。”西门德见是机会了，站起来预备打招

呼，可是那仰秘书不曾停留，扭身就走。西门德只好大声叫了一声仰先生。仰秘书回转头来，西门德就迎上前递了一张名片给他。他接着名片看了一眼，笑道：“哦！西门博士。”西门德伸手跟他握了一握，揣腔是笑道：“神交已久，总没有机会谈话。”仰秘书道：“尊礼我也看见过了。陆先生很同意，回头陆先生自会向你细谈，请稍坐，等一下。”说毕，他自走了。西门德虽没有和他谈话，但是已知道自己那封信，陆先生很同意。这个消息不坏，在无聊情景中，得了不少安慰，还是坐到原处去。

这时，在座的来宾，已传见了四五位，那个拿名片传人的承启员，始终也不曾向他看一眼。虽然至少他已在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六回，还是不免将表拿出来看看。已是五点半钟了，在会场上消磨了三四个钟点，到这里来又是两个钟点，提早吃的一顿午饭，这时已在肚子里消化干净。他觉得肚中那一分饥荒，渐渐逼迫，同时也因为过去在会场上说话太多，嗓子干燥，这样久没有茶水喝，也不易忍受，便二次再站到墙根去看地图。似乎这主人翁有意为难，直待把这屋子里候见的来宾一一都传见过了，最后，才轮到他。当那承启员将他的名片拿来在门外照一照，说声“请”的时候，掏表看看，已是六点半了。好在这个“请”字，也有强心针的作用，立刻精神一振，一面挺起胸膛，幸着衣襟，一面就取了那位承启员来到了内会客室。承启员代推了门，让他进去。

那主人翁陆神州，穿了件半新旧的灰哔叽袍子，微卷

了袖子，露出里面的白内衣，口里衔了半截雪茄，正斜坐在沙发上见有人进来，才缓缓起身伸手和他握了一握，让着在对面椅子上坐下。那主人面前有一张矮桌子，上面放了一叠印好的见客事由单子，在各项印字下，墨笔填就所见宾客姓名、身份、事由，及其来见的背景。陆神洲左手夹着雪茄，右手翻着那叠单子，找到了西门德来见的事由。先“哦”了一声，然后向他点了两点头道：“西门先生，我很久仰，来信所提到的那个工厂计划，兄弟也仔细研过了。不过现在筹划大计的资本，不是一作易事，应当考量考量。就是资本筹足了，这类专门人才，恐怕也很费罗致。”西门德在他说话的当儿连称了几个“是”，这便答道：“关于资本方面，自然要仰仗陆先生的大力，至于人才方面，兄弟倒有办法，而且我也和这些专家谈过。他们都说，若是由陆先生出来主持，大家很愿意竭诚尽力，在陆先生领导之下作一点事业。”这时，听差送来两玻璃杯茶，放在主客面前。

陆神洲端起茶杯来先喝了一口，然后向西门德笑道：“我是个喜欢作建设事业的人，已往成功的事不少，可是让专家把我这乘轿子抬上火焰山的，倒也有几回，哈哈！”他一笑之后，又喝了一口茶。西门德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心想怎么一见面，就把我当着抬轿的？陆神洲既这样说了，他却自不介意，接着笑道：“笑话是笑话，真事是真事。假如有人才，有办法，筹够点资本，我倒也不十分为难。”正说到这里，有一个听差走向前来，垂手站

立，低声报告道：“那边客厅里褥席已经摆上了。”他“哼”了一声，然后向西门德笑道：“真是对不起，赶上今天我自仆千人，改日再谈吧。好在这件事，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得了的。”西门德听了这话，自然明了是主人逐客之意，只好站了起来告辞，主人只在客房门口点个头就算了。

西门德走出陆公馆，那三个轿夫各人拿了干烧饼在手，便笑道：“这很好，我饿到现在连水都没有喝一口，你们又吃点心了。”轿夫王老六把干烧饼由嘴里拖出来，手扶起轿杠，自言自语道：“好大一乘轿了哟！不吃饱，那格①抬得动？不为要把肚子吃得饱，也不抬轿子！”西门德自也懒得和他们计较，饿得人有力气，让他们抬了回家。他家住在一个高崖底下，回家正要下着一道百余级的石坡。当轿子抬到坡正中的时候，恰好另有一乘滑竿绑了一只大肥猪在上面，由下面抬上来。那猪侧躺了身子，在一方篾架子上，绳子勒得紧紧的，连哼也不哼。倒是两个抬猪的轿夫，和抬西门德的轿夫吵了起来。他道：“你三个人抬一个，走的是下坡路。我们两个人抬一个，走的是上坡路。你那乘轿子虽大，总没有我这肥猪重，你不让我，倒要我让你。一只猪值好多钱？你把猪搁下崖去了，你赔不起！”西门德睡在轿子上，本也有点迷糊，被那抬猪的轿夫吵醒，便喝道：“你这混帐东西，不

① 翻抬，川语，就是怎么的意思。

会说话就少说话，你可以把人和猪拿到一处说吗？”他口里喝着，身子不免气得扭扭了几下，这二百多磅重的身体，加以折腾，三个在坡子上立脚未定的轿夫，便有点支持不住，膝一弯，把西门德翻将出来。幸而“轿子”所翻的这面是石壁，而不是悬崖，轿子和人齐齐向那边一翻，被石壁给挡住了，未曾落到地上。西门德于房子上，却擦破了一块皮。那个跟着轿子换班的轿夫，立刻伸手将轿杠抓住，才没有让“轿椅”翻了过去。西门德骂道：“你们三个人抬我一个，真不如人家两个人抬一只猪。你们把我当主人吗？你们还没有把我当一只猪看待？”他坐在轿子上骂了一阵子，轿夫都没有作声，抬到他所住的屋子门口，他兀自骂着没有住口。

他这即是土库厝的半西式楼房，楼下住有一户人家，楼上是西门一家。他要上楼的时候，必须穿过楼下堂屋。这时，楼下姓区的人家，正围了一张大桌子吃饭。有的放了碗，有的还坐在桌旁。他们的家长区老太爷坐在堂屋边旧木椅子上，口里衔了一枝旱烟袋，要吸不吸的抿了嘴，眼望屋梁上垂下来的电灯，只管出神。他见西门博士走了进来，就站起身来点了点头。西门德道：“老太爷，你们二先生回来了吗？我要向他讨一点红药水，人在轿子上翻下来了，手膀子擦破一块皮。”区老太爷道：“红药水，家里有，用不着等他回来。他忙得要出门，在外面没法弄车子，忙得脚板不沾灰。乖男，去把屋里桌上的红药水拿来，还有纱布橡皮膏，一并都拿了来。”随着这话，

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起身进屋去，把所说的东西拿了
出来，都交给了西门德。他道过了谢，又向区老太爷敷衍
了两句，笑道：“回头到楼上来坐坐。”说毕，上楼去
了。

西门德的夫人，已是中年以上的人，虽从旁人看来，
确已半老，可是她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影子的时候，总觉自
己很年轻。所以她除了涂抹脂粉而外，还拖着两条尺多长
的辫子，由后脑勺倒垂到前面的肩头上来。穿一件花布长
夹袍，两只短袖口，却也齐乎肘窝。她正收拾整齐了，要
出去看话剧，因为话剧团里送来的一张戏票，不用花钱，
觉得这机会是不可失掉的。偏是西门德今天回来得特别
晚，不便先走，只好等着共饭；而饭菜摆在桌上，全都冷
了，西门先生才由大门口骂进来。话剧是七点开演，便是
这个时候去，第一幕戏已经不能看到了。西门太太对于博
士这次晚归，实在有些扫兴。然而他在大门口已经在骂轿
夫了，必是所谋失败，且等他上楼，看了他的态度再作计
较。

那西门德上楼来，沉着两块胖脸腮，手上拿了药水
瓶子和纱布。太太更不便生气，问道：“你这是怎么
样了？”西门德道：“轿夫抬我下轿子，为了让两个抬轿的
过去，他们竟把我由轿子上翻下来。不是石壁挡住了，要
把我跌成肉饼。这都罢了，我也不去怪他。你猜他们说
什么？他们说饿了一天，老爷身体太重，他们当然抬不动。
他们饿了一天，我并没有独自吃饭呀！”他一面埋怨着，

一面掀起衣袖来，自己擦药水，扎纱布。西门太太道：“那么，先吃饭吧。为什么忙到现时才回来呢？”西门德见饭菜全摆在桌子上，便坐在桌子边，扶起摆得现成的筷子，夹了几根红烧黄豆芽尝尝，皱了眉道：“冰冷的，而且是清淡的。”西门太太道：“那只怪等的太久了。”西门德又夹了一筷子菠菜吃，嚼了两口便吐了。鼻子一耸，重重的哼了一声，因道：“怎么这样重的菜油味？”

西门太太道：“素油煮菜，总是有点气味的，这都是依着你的营养计划买的菜。黄豆芽富于蛋白质，菠菜富于铁质。萝卜新鲜萝卜，买不到！”说着，她的筷子在一碟泡菜里面拨了两拨，接着道：“这腌萝卜总也是一样。这含着维他命儿……我都说不上去了，老实说，“含着维他命A也好，B也好，没有一点荤菜，你实在吃不下饭去。而况这碗里又是你所说的，富有营养的糙米饭。”西门德含了富有淀粉的糙米饭，缓缓在嘴里咀嚼着，筷子只管在泡菜碗里拨着，抬了眼向她道：“那么，你作管家太太的人，就应该想法子。”西门太太道：“让我想法子去买肉吗？那得不曾和杀猪的屠户交朋友。”西门德道：“家里有鸡蛋没有？”西门太太笑道：“黄豆芽红烧豆腐干。这还不能代替鸡蛋吗？据你所说的，这两样菜里面，都是富于蛋白质的。”西门德道：“鸡蛋究竟是鸡蛋，豆腐干究竟是豆腐干，家里有，就给我去炒两个来吃。我今天受了一天的委屈了：开会，是瞎混了几个钟点；见人，又是瞎等了几个钟点；回来，又在轿子上碰破了一块皮。”西门太